

老妇与猫

Collected Stories

Doris Lessing

[英] 多丽丝·莱辛 著 傅惟慈 等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CLASSIC IMPRESSION

经典印象

Doris Lessing

老妇与猫
Collected Stories

[英] 多丽丝·莱辛 著 傅惟慈 等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妇与猫/[英] 莱辛 (Lessing, D.) 著; 傅惟慈

等译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09. 6

(经典印象译丛)

ISBN 978-7-5339-2874-2

I. 老... II. ①莱... ②傅...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英国-现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英国-现代 IV. I 561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82885 号

原书名: Collected Stories

作者: Doris Lessing

Copyright © Doris Lessing, 1978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onathan Clowes, Ltd. through

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,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。

版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11-2002-50 号

老妇与猫

作者: [英] 多丽丝·莱辛

译者: 傅惟慈 等

策划统筹: 曹 洁

责任编辑: 柳明晔

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网址: www.zjwycbs.cn

印刷: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: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/32

字数: 130 千字

印张: 7.375

插页: 5

书号: ISBN 978-7-5339-2874-2

定价: 26.00 元 (精)

目录

另外那个女人 / 001

爱的习惯 / 095

喷泉池中的宝物 / 134

海底隧洞 / 161

老妇与猫 / 177

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 / 200

后记 / 229

另外那个女人

柔斯的母亲是上午到街上购物过马路的时候遭遇车祸身亡的。柔斯当时正在上班，被人找了回来。一个有些笨拙但富于同情心的年轻警察问了她几个问题，最后建议说：“你应该通知一下你父亲，小姐。这件事该让他知道。”柔斯为什么没有先提出这个请求？警察有些奇怪，但他还是装作这些事理应由死者的女儿负责处理似的。柔斯表现得过于镇静，叫他觉得不合情理。她的嘴巴闭得很紧，只是眼神有些紧张。警察再一次提出他的建议，于是柔斯叫人给自己父亲捎去口信。可是等老人一回来，她给他弄了一杯热茶，就马上叫他安卧在床上。约翰逊先生是个皮肤白皙、矮矮胖胖的老头儿，几绺淡黄的头发平贴在红红的头皮上，蓝眼珠显着忠厚老实的样子。柔斯把父亲安顿好，又回到厨房。从神色上看，她很希望那个警察赶快离开她家。警察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又吭吭哧哧地说：“我很难过，小姐，真的非常难过。这是件可怕的事，可你不能全怪那个卡车司机，你母亲——当然了，她也没有错

儿。”柔斯把一张血色全无的脸转向警察，眼睛闪烁着冷光，语气辛辣地说：“骨头轧碎了，难过有什么用？”这句话一说出口，柔斯自己似乎也吃了一惊。她的身子不觉向后一闪，脸上的肌肉扭曲着，好像就要号啕大哭似的。但她马上就重新把牙关咬紧，气呼呼地说：“这些卡车，这些可恶的东西，不应该叫它们开来开去。我就是这么看的。”柔斯说了这些无理的话倒让警察舒服一些。他想，这是感情的宣泄，是痛哭一场的前奏。这比把悲痛憋在心里好多了。他引逗她说：“你说得也对，小姐。可是咱们也不能没有卡车啊，是不是？”柔斯的面容没有什么变化，只是客客气气地说：“是吗？”她这样说既表示怀疑，也表示不愿意再同警察争辩下去。这两个字已经把话说绝：“你有你的意见，我保留我的看法。”它的另一层含义是：整个这一机器时代经过考察，她并不赞成。年轻的警察认为自己的职责尚未尽完，又建议说：“有没有什么人来给你做个伴儿？你的脸色很不好，小姐。我说的是实话。”

“没有人，”柔斯仍然不想多说话，但是又加了一句，“我没有事儿。”她的话音里带着恼怒，于是警察就离开了。柔斯在桌子旁边坐下，对自己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感到震惊。她又想：我应该通知乔治一下……但是她仍然坐着没有动。她目光迷茫地环视着厨房，脑子里杂乱地思索一些问题。一个问题是，这事对父亲的打击不轻，今后照顾他的责任就要全

部落在自己肩上。另一个问题是，那些警察、警官都是些爱管闲事的家伙，倒好像谁该做什么，他们知道得最清楚不过似的。她发现自己的目光正注视着挂在墙上的一幅画，心里想：“现在我可以把这幅画摘下来了。她人已经走了，我现在爱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了。”这个想法叫她感到有些对不住死者，但还是一下子站起身，马上就把画摘下来。这幅画画的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一艘战船，柔斯一直不喜欢它。她把画收在橱柜里。墙上露出空空荡荡一个方块，叫她觉得不舒服。她挂上一张带黄蔷薇图案的月份牌把方块挡住。这以后她给自己弄了一杯茶，就开始给父亲准备晚饭。她想：“我要把他喊醒，叫他吃点儿东西。吃一点热菜热饭对他是有好处的。”

晚餐桌上，父亲问：“乔治在什么地方？”她的脸一下子耷拉下来，气呼呼地说：“不知道。”他不仅吃惊，简直吓了一跳，责问道：“可是柔斯，你应该告诉他啊！怎么能不叫他知道呢？”其实这一整天，柔斯一直在寻找借口，拖延着不叫乔治知道这个噩耗，尽管她知道得一清二楚，早晚得叫乔治知道。晚饭后刷洗完餐具，她从五屉柜里取出一张信纸，坐下写信。其实，她自己也同父亲一样感到吃惊：为什么她不想通知乔治？父亲问她：“柔斯，为什么你不给他的工厂打个电话？他们会立刻把消息告诉他。”这虽然是责问，但老人用的是一贯的温和语气。柔斯假装没听见父亲的话。她把信写完，从提包里找了一点儿准备买邮票的零钱，就出去把信发了。后

来她发现自己非常不愿意乔治到家里来，简直近乎恐惧。她自己也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情。不久她干脆上了床，希望在睡眠中把一切都遗忘。她梦到撞死自己母亲的那辆卡车，又梦见一台庞大的黑色机械，毫不留情地前后移动着上面的大炮，一直向她瞄准，威胁着她。

乔治第二天晚上下班以后看到柔斯写给他的信。他的第一个思想是：为什么那个老太太现在被车撞死，不能晚死一个星期？那时候他们就已经结婚了。这个残酷的、自私的想法叫他自己也吓了一跳。但是他同柔斯相好已经有三年之久了，老太太如今这样毫无意义地、令人不寒而栗地突然丧了命，给他们即将举行的婚礼遮上一块阴云，他不能不认为这是命运对他残酷的捉弄。他不喜欢柔斯的母亲，他认为这个老人太多事，有点儿霸道，可是才五十多岁，精力旺盛，却一下子死于非命，也未免……他突然想起了柔斯：“可怜的柔斯，她一定非常悲痛，还要安慰她父亲。那个老头简直像个大小孩儿。我最好马上去看看柔斯。”就在他把柔斯的信往衣袋里装的时候，他突然想：“为什么她写信来？为什么不往我工厂打个电话？”他又看了一遍信，约翰逊太太昨天早上就在车祸中死掉了。一开始，他只感到吃惊，忘记生气，但是过了一会儿，就再也不能遏制胸中的怒火。“怎么回事？”他嘟嘟囔囔地说，“她怎么能这样做？真是岂有此理？”他也是家庭的一个成员，不是吗？——或者至少可以算作一个成员。可是

柔斯写给他的信向来都很短，一点儿也没有热情。每封信都以“亲爱的乔治”开首，最后只是署名柔斯——没有爱的字样，甚至连“忠实于你的”几个字也没有。乔治气得了不得，但在气愤掩盖下，更多的是困惑不解。他想起最近一个时期，柔斯总是无精打采，对一切都非常冷淡，简直可以说漠不关心。比如说，他带她去看房——准备成家后作为居室的两间屋子，柔斯一点儿也不像他那样兴致勃勃，她总要提出种种理由反对，比如说，“看看那些楼梯，实在太陡了”等等。你几乎认为她根本没有跟他结婚的热情。但这种猜测并没有什么根据，所以乔治很快就不再这么想了。他还记得，三年前他们开始恋爱的时候，柔斯曾经提出过他们立刻就举行婚礼。婚后生活即使有什么困难，她也愿意承担风险。很多人钱比他们少也都结婚了。但乔治是个谨慎的人，他说服了柔斯，决定等生活有了保障以后再谈嫁娶的事。这是他犯的一个错误，现在他发觉了。当初他完全应该相信她的话，马上就举行婚礼，那样的话……乔治急匆匆地从伦敦这一头儿赶到另一头儿去抚慰柔斯，路上一直为柔斯感到不安、忧愁。他非常着急，简直像个找不到家的小孩。

就在乔治走进柔斯家厨房的时候，他还不知道看到的将是怎样一个场面。可是后来他发现柔斯仍然坐在桌子旁边的老位子上，双臂悠闲地交搭在胸前，虽然面色苍白，眼皮有些浮肿，但一副神态自若的样子，叫他着实吃了一惊。厨房收拾得

一干二净，空气里飘散着肥皂气味，叫人觉得这间屋子又清爽又温暖。看得出来，柔斯刚刚着实费了力气把厨房清理过。

柔斯目光呆滞地看着他说：“你走这么远路来看我，真太谢谢了，乔治。”

乔治本来准备跟她亲吻，给她一些安慰，但是柔斯招呼他的话叫他感到惊愕。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感情受了伤害。

“咳，”他用责问的语气说，“你这是怎么了，柔斯？为什么不叫我知道？”

她有些慌乱，遮遮掩掩地说：“一切很快就都处理完了，他们已经把遗体弄走了——再打搅你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”

乔治拉出来一把椅子，在她对面坐下来。他同柔斯交往了三年，自认为对这个女孩子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，可是现在他却困惑地、有些焦虑地望着她，倒好像坐在自己对面的是个陌生人。柔斯是个小个子，皮肤黝黑，身体过于瘦削。一张苍白的尖脸蛋儿有一种不合常规的美丽动人之处。平常她总爱穿一件深色裙子，一件白色短衫。夜里她睡得很晚，洗自己的短衫，洗了又熨，所以衣服总是那么干净。清爽、干净，这正是柔斯最明显的特点。乔治常常跟她开玩笑说：“如果把你倒着从树篱另一边扯出来，看来你的头发也会一丝不乱。”柔斯的回答多半是：“你别逗我笑了。那怎么可能？”就是乔治跟她说句笑话，她也总是那么严肃。遇到这种场合，乔治就自

我安慰地叹口气，不得不承认柔斯没有幽默感。可是说老实话，乔治喜欢她这种稳重、严肃的性格，这种看重实际的精神。这仿佛使他有了主心骨。乔治不知道该怎样对付现在这个场面，他开口说：“不要难过了，柔斯，一切都会好的。”

“我没有难过。”她好像纯粹为了应付他，回答说。她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或者说，她的目光从他身上穿过去。她在等待着事情下一步如何发展。乔治虽然仍在生气，但更多的是焦虑不安。“你爸爸怎么样？”他问。

“我给他弄了杯茶，叫他上床休息去了。”

“这件事对他有什么影响？”

柔斯好像耸了一下肩膀。“当然了，他受了一点儿刺激，但是现在已经好多了。”

乔治这时真不知道该再说什么了。壁上的挂钟滴滴答答地响着，声音非常大。他移动了一下两只脚，发出一些声音来。沉寂了半晌以后，他发动进攻说：“这事对咱们两个人没有影响。下周办我们的事没有问题吧，柔斯？”

他心里知道，会有问题的。又沉寂了一会儿，柔斯把目光转过来，幽暗、迷茫的眼睛直直地盯住他。“唉，怎么说呢，我不知道……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立刻反问，身子也探过来。他的语调强劲有力，不容她不作回答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，柔斯？让咱们现在就把话说清楚吧。”

“是这么回事——爸爸还跟我在一起。”她回答说。她的真实意思仍然含混不清，这简直要使乔治发疯。

“你的意思是咱们还不结婚？”他气冲冲地喊道，“已经三年了，柔斯……”柔斯沉默不语。“你爸爸可以同我们一起生活啊，或者——他也可以再结一次婚什么的。”

柔斯突然放声大笑起来，乔治不由得移动了一下身体。柔斯有些时候会表现得一点儿也不文雅，这叫乔治不知所措，同时也感到非常痛苦，因为在这种时刻她显得不近人情。“你的意思是，”她笨拙地用讥笑的口吻说，“你是说你希望他再娶个老婆？这可是别人谁都没有想过的。”她的眼睛里充满了眼泪——一个孤寂、自负的女人的泪水。乔治慢慢把身体靠在椅背上，双臂无力地垂下来。他一点儿也不能理解这是怎么回事。他一点儿也不理解这个女人。他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个想法：她并不想同自己结婚了。但是这个想法太荒谬了，简直不可能。于是他自我安慰地想：“明天她就好了。她只不过受的刺激太大了。她爱她妈妈，一点儿也不假，虽然她们俩总是争吵。”乔治本来想说：“好吧，要是这里没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我就走了。我明天再来看你。”就在这个时候，柔斯问他：“你要不要喝杯茶？”从她那不太自然的语气中可以听出来，她是费了很大力气才把注意力转到乔治身上的。

“柔斯！”他悲切地喊了一声她的名字。

“什么？”她的声音痛苦而又执拗，对乔治来说，她已经

无法接近了，好像被一道栅栏隔在另一面。但那是什么样一种栅栏，乔治却不知道。“咳，真是见鬼啦。”他唠叨了一句，站起来就咚咚地走出厨房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又用乞求的目光看了柔斯一眼，可是柔斯的眼睛却没有在他身上。他砰的一声把门关上，过后又怀着歉疚的心情想：她受了刺激了，我对待她的态度也不够好。

但是乔治走了以后，柔斯却没有再想他。她仍然待在原来的地方，又坐了一会儿，眼睛迷茫地望着那个带黄蔷薇图案的月份牌。后来她就站起来，像平日一样洗了洗手，把围裙挂在门后的挂钩上，然后上了床。“事情结束了。”她自言自语地说。所谓事情，指的是她同乔治的一段来往。她开始掉泪。她知道自己不会再嫁给他了——也许更应该说，不可能嫁给他了。她不知道为什么不可能，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掉眼泪。一句话，她不了解自己的行为。若干小时以前她还一心一意要同他结婚，要同他在两间小房子里共同生活，什么都定下来了。但是自从从那一时刻起，从街头上人们惊惧地呼喊：约翰逊太太死了，叫卡车撞死了……自从那一时刻，或至少她这样觉得，她不可能同乔治结婚了。头一天，乔治还是她的一切，代表着她的未来；第二天，他就什么也不是了。悟到这一点，她自己感到非常震惊，因为她最引以自豪的一件事就是自己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在称赞别人的时候，她最高的赞誉也是“你很通情达理”，或者“我喜欢一个人活得规规矩矩，不喜

欢那些胡乱来的人”。可是她自己现在就不通情达理，所以她就无法把这事分析清楚了。她哭了很长时间，尽量不叫自己呜咽出声来，免得叫父亲听见，因为他睡觉的地方同她只隔着一堵墙。这以后她一直躺着睡不着觉，望着窗户显露出方方正正的光亮。光亮中是一座座烟囱上的顶帽和伦敦黎明前的天空。这又是一个雨天，一块块淡黄色的雨云正在化解成雨珠。她用鄙视的语气责骂自己：掉眼泪管什么用？但眼泪还是一个劲儿从眼皮后面涌出来。她把浸着泪珠的脸颊贴到已经潮湿的枕头上。

第二天早上，她父亲在吃早餐的时候问她：“柔斯，你同乔治的事有什么打算？”她平静地回答：“挺好的。他昨天来过，我告诉他了。”

“告诉他什么了？”父亲提出问题的语气很谨慎，一张白白净净的圆脸有些焦虑，明亮的、孩子似的蓝眼睛也流露着不赞成的神色。这位老人的同事都知道他是个乐观、幽默的人，爱笑，对人热情，但对于生活和政治却有他一成不变的看法。他在家里面很随和，对什么都不挑剔。从表面上看，跟他结婚廿五年的老婆处处都让着他，但实际上却操掌着一切事情的大权。这一点他并不是不知道。在同别人谈到自己老婆的时候他常常说：“她的脑子里有了什么主意，不管你说什么也不管用。还不如对着一堵墙吹口哨呢！”现在他看着自己的女儿，又有了从前对待她妈妈的那种心理。他不知道女儿心里有什

么打算，但是他知道不论自己说什么也不能叫女儿改变主意。

“一切都挺好的，爸爸。”柔斯心平气和地说。

我想也是，他想；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他又开口问：

“你不会胡思乱想，不预备结婚了吧？别考虑我。”柔斯给他的茶杯倒满他喜欢喝的浓浓的棕色甜茶，眼睛没看着他说：

“都挺好的。”老头儿刨根问底地说：“你可别走错了这步棋，柔斯。你受了刺激，需要时间把事情好好想一想。”

柔斯根本不作回答。他叹了口气，拿起报纸，坐到火炉前边。这一天是星期日。柔斯正在做晚饭的时候，乔治来了。杰姆——这是柔斯父亲的名字——跟他点了点头，就把身体转过去，背对着另外两个人。这是他用来表示已经叫那两个年轻人单独在一起的一种方式。他心里想：“乔治是个不错的小伙子，柔斯要是不要他可太傻了。”

“怎么样，柔斯？”乔治一夜没睡好觉，非常难过，话语也就说得不怎么婉转。

“什么怎么样？”柔斯支吾了一句，这时她正在洗盘子。她一直没有抬头，面色苍白，脸绷得紧紧的。她知道乔治非常痛苦，在这种场合下，她的决心好像不那么坚定了。她想哭，可是在乔治面前是哭不得的。于是她走到窗户前边，背对着他。柔斯一家人住的是一半掩在地下的地下室；她看着窗外的垃圾桶和铁栅栏，在街对面湿淋淋的灰色建筑物衬托下，铁栅栏显得又脏又黑。自从能记事起，这就是她的窗外风景。

她的耳边又响起乔治的信心不足的语声：“星期三咱们就举行婚礼，照过去安排的做。你父亲不会成问题，他可以继续待在这儿，也可以跟咱们一块儿过。随你怎么安排都可以。”

“我很抱歉。”柔斯过了一会儿才说。

“为什么？柔斯？你这是为什么？”

沉寂了大半天工夫。“我不知道。”她含混不清地说。她的声音固执而又痛苦。乔治利用她这一时心肠软化，把一只手搭在她肩膀上，乞求道：“柔斯亲爱的，你受的刺激太大了。事情就出在这儿。”但是柔斯却把肩膀一挺，因为乔治的手还没有离开，她索性把身体往旁边一扭，生气地说：“我很抱歉。再说也没有用了。我已经跟你说过多少次了。”

“三年了，”乔治又惊诧又恼怒地看着她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，“已经三年了。现在你却把我甩了。”

柔斯没有立刻回答什么。她也知道自己现在在做一件极其可怕的事，却又无法控制自己。当初她是爱他的，现在他却叫她心烦。“我不是把你甩了。”她为自己辩解说。

“你不是吗？”乔治冷笑了一声说，由于痛苦和气恼，他的脸变得极其阴沉。“那你现在在做的是做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无助地说。

乔治瞪着她看了一会儿，低声骂了一句，就向门外走去。“我不会再回来了，”他说，“你这是在耍弄我，柔斯。你不应该这样对待我。谁也受不了这个，我也不能再爱你了。”柔

斯一句话也没说，乔治就走出去了。

杰姆慢慢地把报纸放下，说：“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自己做的事，柔斯。”

她什么也没有说，眼泪却从脸颊上滚落下来。但是她不耐烦地把眼泪一擦就俯身到炉子上做晚饭去了。这一天稍晚一些时候，杰姆从报纸上面偷偷地看着她。橱柜旁边墙上钉着一个搭毛巾的架子。柔斯把钉架子的螺钉取下来，把毛巾架改换了一个位置，接着就把橱柜推到对面的角落。她又把壁炉架上的一些小摆设更换了几个。杰姆记得，过去柔斯就为这些物件总是同母亲争吵。橱柜应该摆在哪儿啊，毛巾架应该钉得多高啊，母女的意见从来不一致。现在好啦，杰姆想，柔斯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了。女儿的一张平静却胸有成竹的脸叫他看着有些吃惊。母亲刚一离开人世， she 就把屋子里的陈设按照自己心意全都改变了……这以后她弄好茶，在他对面原来母亲的椅子上坐下来。女人就是这样，杰姆想；他对某些事物的一成不变既感到有趣又觉得震惊。面前的这个女人居然把一个又规矩又正派的人给甩了，只因为——可到底是因为什么，他并不理解。最后，他耸了耸肩膀，还是接受了既成事实，因为他知道柔斯的主意打定以后是无法更改的。在老人的心坎底下，这倒也是一件叫他高兴的事。他决不会对女儿施加压力叫她不要嫁人，但让自己搬到一个新地方却是头痛的事。现在他不仅不用搬家，而且生活也不受打扰，一切都可以